

第三章 《一个坤銮的故事》与《磨炼》主人公形象的相异之处

第一节 第一代华人与第二代华裔的差异

一、入泰心境与条件

首先，华人与华裔的概念将做一个简单的和区分。华人，是指加入外国国籍的移民被称之为“华人”，法律身份已变为外国人，受居住国法律和政府的管辖。华裔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界定华侨和华人在国外所生的子女、孙子女等后代。^[1]显然，坤銮只身一人来带泰国创业打拼，他的父亲虽然也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可是没有他的运气，只能凄惨地命丧他乡，而他在泰国成功创业、定居，受到了泰国国王的赐予，有了自己的泰国名字，成为一名具有泰国国籍的华人；廷光出生在中国，但他父亲在泰国定居，是一名华人，并以父亲的名义把他接回泰国，为他办理了泰国的国籍，他是一名华裔。坤銮是第一代在泰国创业成功的华人企业家，廷光是继坤銮之后第二代成功的华裔企业家。

作为第一代华人的典型代表，坤銮是只身一人独闯天涯，以勇敢和坚强为起航之帆，靠勤劳和智慧作苦行之舟，在历经大风大浪的洗礼和历练到达成功的彼岸的。廷光是第二代华裔企业家，父亲是华人，母亲也在泰国定居，家庭关系比廷光复杂，虽然童年历经磨难，青年惨遭家庭抛弃，却也是在中国受过中学到高中的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在父亲的带领下积累了一定基础，对泰国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也会一些泰语。相对于坤銮他无论是在家庭条件上还是在语言上

[1]华裔. <http://baike.baidu.com/view/71292.htm>

都是占有优势的。

坤銮独自一人积攒资本，面对茫茫沧海，漂洋过海，达到一方陌生的国境，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挣扎，只剩下年少的热血在沸腾，怎么样融入这个社会是他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而廷光是在父亲的安排下到达资本主义的泰国的，没有太多经济上的忧虑，对于泰国他的孤独感和陌生感并不那么强烈，与泰国融合时也会阻力较少。

二、性格角度的差异

坤銮尚在母亲肚中，父亲迫于生计，踏入异国他乡寻求求生之道，可惜英年早逝，使得才一岁多的坤銮此生无缘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受着各种歧视和欺凌长大，母亲体弱多病，他弱小的肩膀开始支撑着那个家徒四壁的家庭，霸道乡绅大打出手的恶行使母亲不堪一击，卧病在床，最终一病不起，尚未未成年的坤銮无依无靠，只能将风雨飘摇的老屋托付四叔打理，跑到了自以为是大城市的汕头谋生，期待着某一天能够踏上异国实现自己的淘金梦。

廷光出生之时父亲远在泰国，与母亲度过童年的时光，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在泰国的父亲，以为是能有所依靠，但在泰国的童年时光却是暗淡无光的，父亲对他的冷漠、“老奴”及叔母的苛刻，做“油瓶子”的侮辱都深深印在他的生命轨迹里，在得到能回国学习的机会时他自己把握住了机会，得到了学习知识、增强修养的契机，摆脱了心理自卑、无比叛逆的自我，成长为有文化知识、有思想，而且充满自信的男子汉，在这期间廷光也获得了友谊，锻炼了自己的组织能力，为将来的创立伟业铺下了基石。

由此可见，坤銮的成长经历是不同于廷光的，坤銮从未接受过父爱、没有见过大世面、只是单纯无奈地求温饱求生存，更没有习得知识和文化，文中说过坤銮只是在自己的生意中认识了一点字，可以说坤銮的童年到少年都是一个单纯体，没有太复杂的经历和变化，怯弱的受人欺凌、无助地忍受一切苦痛、被动地接受命运安排、接受残酷冷漠的现实、单纯地求自己的生存、在各种不得已中历练成一个“早熟”、朴实、勤奋的普通劳动者，他奋斗的原动力就是生存，更好的生存，为自己走下去，他不会去挑剔工作，不只如何

去反抗别人的不公，煮茶、扫地、腌什菜、倒马桶是他十三岁到十六岁少年时代的所有功课，毫无怨言；而廷光则不同，他对父亲的感觉很敏感很深刻，能够洞察世事人情、适应世事变幻，叛逆而有个性，聪明也善辩也有主见，能够自己向父亲主动申请回国学习，迎接好的机会。尤其是在中国学习这十年的学生时代，是他长身体、长知识的黄金时代，也使他从自卑的小子脱胎换骨变成一个有独立见解、正直豪爽、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男子汉，面对着中国的社会局面，自己努力申请终于重返泰国，找到了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三、对泰国的认识差异

坤銮进入泰国之前，完全没有泰国的概念，只知道南洋遍地是黄金，钱容易赚，又听母亲讲述父亲在南洋丧生的故事，在文章中有过这样的描述：“这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人看来，却认为是一件平常的事。俗话说：‘男子汉，大丈夫’，现在既然已经外出，且又孤零零一身，没有系累，应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到天涯海角去死拼、硬闯，只要一息尚存，将来总会有出头的一天！从此，他对海外世界，在内心里开始渐渐地孕育着一幅绮丽的美景了。尽管有时候心中感到还不十分把握和踏实，但是，他已静悄悄地下定决心，不管前途有多少艰难险阻，他的意志，将永远地不会动摇。”这是他下南洋的原动力，为的是闯一闯，能够有出头之日；“他似乎记得曾听母亲说过，‘暹罗’就是番畔一个国度，有一个亲人阿叔在那边做生意，但因未曾回过乡，谁都不知道这位老亲人住在哪一个埠头？只是这一线的希望，坤銮便大着胆子，决定要冒险到暹罗去访亲了。”^[1]这是他决定选择暹罗的理由，单纯、懵懂的他早早地规划着自己的前程，充实向着这个神秘的国度靠近。而廷光则不然，他出生在中国，但是父亲一直定居在泰国，母亲寻夫心切，坚持带着刚满八虚岁的他步行进入泰国，在泰国居住了五个暗淡无光的年头，一切都不陌生，也无留恋，他决定重回中国学习，正是他的这一举动，使他脱胎换骨，独立自信。而后他又放弃在中国的发展申请再次入泰，依靠父亲的帮助成功回到了泰国的怀抱。

[1]修人.一个坤銮的故事(十一).http://www.thaisinoliterature.com/old/books/26/001_2.htm

郑通初次入泰是在一个要好的老伙计的帮助下认识了一个专门从事招揽番客出洋的“押客”，最后他也毫不犹豫地将三年来在杂菜铺“俭食省用”而积蓄下来的一些钱银，当作旅途费用和船租，全部交由“押客”去安排出国行程的。而廷光打算回泰国发展却是在有父亲与叔母的同意下自己以继承父亲财产为由向国家申请出国，手续合法，并且有父亲安排接待人员，一切都很顺利，穿上了西装、皮鞋和国内最流行的手表，享受着资本主义的情调，一路都是很惬意。郑通则是孤注一掷、只身一人，面对着茫茫大海，分不清方向、毫无安全感地把希望寄托在那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仅停留于想象的佛国上，他能做的就是鼓励和安慰自己。这几乎是每一个第一代华人第一次出国时的情景，随着海船飘摇，前途未卜，内心即便是激情澎湃也难免有一些恐慌和惆怅。如文章所言：“坤銮此时也和大家一样，内心里既紧张；又是激动。夜里，他不能安静地合上眼睛，仿佛怕一睡下去，就会被人们遗弃在船舱里一样，耳朵每一刻钟都在注意人家的谈话。”^[1]相比之下，廷光就显得更加淡定和轻车熟路了，有父亲的安排，住上头等舱，享受贵宾级的待遇，还必须装作自己很体面的样子，文章中写道：“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我必须穿着笔挺的西装。每餐我都等服务员来敲门后，才迟迟走进餐厅，其原因是我不用那些大大小小餐刀、叉子、羹匙等西式餐具，迟点进餐厅，可窥看别人怎么使用，有样学样，这样才不会闹出笑话和露出马脚。”可以想见，廷光的条件与坤銮天壤之别，坤銮经受着更多的心理压力和自我打击、然后故作坚强，有着一副“大智如愚大勇若怯”的姿态，而廷光的自信和睿智表现得更为突出，可以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路看尽长安花”。

在岁月的洗练中，二人对泰国的认识和见解也有所差异。初入泰国，坤銮固然兴奋欣喜、但也有种迷茫、渺无头绪的感觉，第一眼见所见到的泰国，陌生有隔离感、与自己听闻和想象的天地相差甚远，他甚至怀疑自己被骗了或者海轮驶错了方向，自己在此能否有一片天地、衣锦还乡，抑或是像父亲一样，有去无回，尸骨肥他乡。何况自己并不是强壮有力，谋生之难，无以言表。

[1]修人.一个坤銮的故事(十一).http://www.thaisinoliterature.com/old/books/26/001_2.htm

他在泰国最重要的事情要属于认识了老和尚，自此之后他找到了人生的老师，学会了做人的很多道理，也深刻了解到了泰国社会，知道怎么会努力，并树立了自信和再次拼搏的勇气。他也感受到了佛国的善良和宽容，身边很多善良的人给了他帮助和支持，如陈水牛、王金福、波立等。但是他却没有能量去设想自己该做什么，能做成什么，更多的是他自己“随波逐流”式的前进。

廷光在入泰国之初就意识到泰国与中国的差异，资本主义社会的繁华让他沉迷，但现实的无奈让他知道只有努力创造成就才能得到别人的肯定，才能立足社会。身边的亲人和朋友经常在母亲的威慑下离自己远去，正义经常站在良心的对立面。因此，他不仅要忍辱负重，还暗下决心一定要出人头地，不要让人看不起，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第二节 为人处世的差异

一、待人接物

从一穷二白到白手起家建立功业，坤銮与廷光都经历过风风雨雨，这之间他们在历练中成长，在社会的大熔炉中经受考验；时间的流逝让他们变了当年的模样，稚嫩到老练、内敛到成熟、稳重，最终成为受人敬仰、享誉华人圈乃至泰国的风云人物。

当然，他们的在为人处世上，都有着各自的特点。

坤銮幼年丧父，由母亲相依为命，到七岁时都没有自己的姓名，只被称作“无父子”等，经常受到邻近小孩们的欺辱，母亲受乡绅的毒打患下重病，瘦小的他扛起家庭的重担，维系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母亲还是撒手人寰，孤零零地留下才有十三岁的他。这期间坤銮是一个自卑、怯弱的人，他只能忍别人的欺凌，渴盼自己能够长大强壮，不再过这种卑贱低下的生活，没有朋友的安慰

和亲人的帮助，他的世界只有孤零零的自己。而后坤銮打起勇气、走向都市汕头，开始一个人闯世界，看见汕头的繁华和乞丐的“横行”，他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卑微，“知耻而后勇”，他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唯有努力才可以改变生活、创造一切。他三年如一日地勤奋工作，不怕苦累脏，只要能存到钱，一切苦头都是值得的，这时的他勤奋诚实、吃苦耐劳，也接触到了外界社会，谨言慎行，待人接物很是谦卑。同时对外界尤其是“番国”的关注，也是他随时保持高度的“精神警惕”，因为他听说很多人在那边发家了，人们把那边说成到处是黄金的地方，这使得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必须要找到出路，像父亲一样即使是客死他乡也要鼓起勇气闯一闯。勇气可嘉，终于在时机成熟时平时要好的老伯介绍的“押客”，又想到了有个亲人阿叔在泰国已经发展的不错，心动不已的他终于踏上了那条行往暹罗的轮船。在船上的几天使他增长了许多见闻，也知道了既然选择了远方，即使惊涛骇浪也应义无反顾。他认识到了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热心的陈水牛，也懂得了如何与人相处，水牛兄的热心相助，使他更快的适应了环境，摆脱了许多困惑。虽然水牛兄能力有限，但是也算是力所能及地帮助了他，给他介绍了火砻厂的差事，使他有了落脚之处，之后又打听到了亲人阿叔的消息，有介绍了善良、有见识的李老三，这一切都被坤銮铭记于心，在他不幸命丧佛国的之后，坤銮都一直信守着承诺，不忘他的嘱咐，坤銮在自己弱小无能之时待人有礼，信守承诺，也许是这些困难造就了他这样的为人之道，算是上天冥冥中的赐予。

而经历了几年的火砻厂的工作后，亲人阿叔将他用有尊严的方式解救出来，他明白人活着要有骨气，不应该把自己唯一有价值的尊严出卖。对待亲人阿叔，虽是远房亲人，但阿叔细致的照顾，对他事业的关注，坤銮诚心以待，要强的他也不愿拖累阿叔，自己在“船祸”失败后，走向他乡，最后幸运地在老和尚身边做起了几年律实，对老和尚的恭顺和诚实使他深受信任，看好坤銮的老和尚为他置办了事业的基石，一艘大船和雇佣了船员，并且经常关心坤銮事业的进展。坤銮果然不负众望，用自己的勤劳简朴和精明细心，事业日益壮大，在水上运输上小有名气，此时的坤銮是一个胆大有主见也有自信的前行者，他把自己的命途，不断朝着更高的目标奋斗。与此同时，各位好友前来相助，如李老三，他

善待工友，不忘为他们创造好的条件和先人后己的态度，使船员深受感动，待人友好，使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在具备了一定条件下，亲人叔婶的帮助，使他与心仪的泰族妇女结成良缘，善良的泰族母女看中勤勉务实的坤銮，流落他乡的他终于有了家庭的依靠，不再是一个人打拼了。

二、对待家庭

幸运的坤銮建立了美满的家庭，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而后又结识到了对自己有莫大帮助的人物。他懂得如何去及时回报，如何提高自己的地位，如何面对事业的冲击，如何表现自己的想法和将自己展示出去，可以说是宠辱不惊，处世冷静，有谋有勇。他结识了警界中的人物，与他称兄道弟，不分你我，并且拓宽了自己的事业天地，开始接触酒税的代理，逐渐发达，影响力不断扩大。又加入了海外同盟会，出钱出力，成为了众人称道的人物。而在面对生意竞争对手的恶行打压时毫不手软，很有谋略的将对手打压下去，使自己的得到了保护，此后，无人敢对其轻易下手。又在老和尚的介绍下，认识了大名鼎鼎的蒙銮集，自己得到了蒙銮集的赏识，与蒙銮集成为合作伙伴，共享利益，他孜孜不倦地工作态度，超强的处事能力得到了蒙銮集乃至泰国皇帝的认可和重视，最终被皇帝召见，赐予泰国名字和坤銮的官衔，得到了少有的荣誉。显著惊人的成就，流芳千古的名誉，我们只能这样解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坤銮日复一日努力出来的，也是他待人诚实，踏实做人的结果。

当坤銮功成名就之时，坤銮也不可能依旧是那个羞涩、卑微的郑通。他被人们称作“坤銮”，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名，连他出生都会有戏剧般的“青牛入梦”之说。他在家乡置办田产，修缮祖坟，为有人能继承他的家业和保障将来，他又在家乡续娶妻子，并按家乡的规矩，定位正房，违背当年与素贞的约定。而后被封为坤銮，他又在别人的劝说下去了一位泰国贵族的女子作为自己的妻子，以稳定自己的地位，即后来的坤母。

而年老的坤銮将家业托付自己的儿子打理，自己不能事必躬亲，然而，他却善于用人，知道自己儿子的长处，家业依旧如日中天。而与自己一起打拼的李老三、王金福等虽劳累一世，却未能向他那样发达与成就不凡，只能孤

身一人、风烛残年。他主张勤俭精打细算，这是他的创业成功的秘诀，也是他对后生们的教导。

对于泰国文化和习俗他也是慢慢了解，逐渐接受的，起初对于入赘泰国有所犹豫，但是看到有很多华人都一样的选择了，自己也就只好图个安定，之后又在大家的劝说下，娶了地位尊贵的坤婆，也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泰国皇帝的赐予，使他深感自己作为一个贵族而自豪，一个“咸鱼翻身”的成功者形象。而对于祖国他也有自己的留恋，虽不是那么强烈，他也能看到自己的根之所在，常常教导大家能够为家乡建设和祖国发展做出贡献，虽是荣归故里、荣耀祖先，也体现到中华文化的继承和重视。

廷光幼年时代，历经苦难和艰难坎坷，有着自己的心灵烙印。幼年的他出生在中国，在母亲的身边长大，至八岁才随母亲寻父艰辛到达泰国，这期间，他看尽人间的善恶，但感恩永远都铭记在他的脑海中，他知道没有那些善良淳朴的人们的帮助，凭他和母亲的力量是不能走到泰国的。而到达泰国，并不意味着有了依靠，在那里的几年是廷光早年最暗淡无光的日子，父亲的冷淡，叔母的刻薄，母亲的无奈，做“油瓶子”的耻辱，使他成为一个无比叛逆，心理自卑的人，他没有朋友，甚至和母亲也疏远了。幸运的是，他并不是没有主见和迷蒙的，他能洞察人心，知道善恶，在关键时刻自作主张，得到了回祖国学习的机会。在中国的十一年学习使他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有知识有主张充满自信的青年，他在此阶段，树立了自己为人处世的基准，不仅学到了知识文化，还获得了友谊，是一个善于交往，正直敢说敢做敢为的有识青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残酷，大炼钢的愚昧和种种不可理喻的事件之后，他毅然决然准备出国谋发展，将自己的事业定位在了泰国。

在父亲和叔母的允诺下，他重又回到了期盼的泰国，虽然他知道前路并不平坦，自己不仅要披荆斩棘更要卑躬屈膝，既然选择了远方，他就不得不做一个能屈能伸的智者，以躲避复杂家庭的攻击。然而他并不自私和狭隘，依然对叔母的孩子关爱有加，成为好朋友好兄弟。在父亲手下做了几年之后，自己锻炼了才干，父亲的家业远超以前的规模，但是却遭到了叔母的排挤和驱逐，父

亲的软弱、自己要强的心理终于让他从这个家庭解脱出来，独立门户。那时的廷光受到了各种叔母设置的障碍，家族的亲戚不敢和他来往，敬而远之。他感到了孤独和无奈。然而此时他却找到了真爱，在自己创立的事业有所起步的适当时候，他选择了自己的婚姻，成就了一段美妙姻缘。他的勤劳和诚信也赢得了很多事业的伙伴，事业渐渐扩大。

